



祁新龙，陇南礼县人。知名历史学者，畅销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多年致力于先秦文化和宋文化研究。已公开出版发行《宣和四年》《大宋名相》《天下一人：宋徽宗传》等十数部作品，逾500万字。新著《大秦长歌》的出版对于探寻中华民族文明源流，弥补早期文明史叙事中秦人缺环的部分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祁新龙：歌承秦志，毅绽繁花

文图/本报记者 李 荃 张子宁 罗长宝 通讯员 豆艳艳

对祁新龙而言，读书写作从来不是偶然的选择，而是一场始于精神荒原的“播种”。从中学时一颗懵懂的文学种子破土，到如今在历史非虚构的田野里收获满径繁花。他的笔下，既有秦人东出的雄浑壮阔，也有两宋风云的波诡云谲，更藏着对故土文化最深沉的守望。

祁新龙的故乡在礼县湫山镇，一个位于县城西部的偏远乡镇。他的童年没有课外书，相依为伴的是湫山每年冬天早早刮起的风，以及燕子河终年不息的流水。

自然是他最早的“读物”。“我目前的出版书籍，大部分是在湫山完成的。”祁新龙指着书桌上自己的书，语气里满是对故乡的感念，“每次遇到写作瓶颈，我总习惯去燕子河边走走，听听流水声，湫山赠予了我很多灵感。”

这份细腻的自然感知，让祁新龙与文字结下深缘。初中时，他的一篇作文被刊登在学校黑板报上。“那种被看见的感觉，像在我的精神世界里亮起一盏灯。”祁新龙回忆道。

之后，祁新龙受到莫言、路遥、陈忠实、张贤亮等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影响，萌生了用文字留痕的初心。尤其是大学读中文专业后，他常泡在图书馆，广泛研读中外经典作品，汲取养分，并在国家级、省级期刊发表“豆腐块”文章。这些发表的文字如同他精神荒原里长出的几株绿草，让他确立了写作的志向。

不过，文学种子的生长并非一帆风顺。祁新龙敏锐地察觉到，写作需要新的“养分”：“全国那么多作家写文学作品，题材重复，难寻新意，继续走可能只会原地打转。”

2013年，祁新龙开始探索一条完全陌生的写作之路。“我喜欢读历史，好奇历史人物创造历史的情怀，恰好又接触到历史非虚构这种既有史料之实、又有文学之畅的写作方式。”他推了推眼

镜，补充道：“随着读者精神需求增加，他们渴望了解更多历史真相。”

2014年，《宣和四年》初稿诞生，以宣和四年（即公元1122年）为圆点，通过小节点、小事件，用通俗语言讲述宋朝、金、辽、蒙古的兴亡。可祁新龙总觉差点火候。2019年，在朋友鼓励下，他试着投给北京一家出版社，竟意外“破土而出”。

出版社评价该书：“融入了作者祁新龙对历史、对人生的大量思考，用现代的视角去观望历史，也是用历史的视角在审视现代，超越历史局限，有了新的生命力。”

作为祁新龙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本书，《宣和四年》销量超两万册，成为陇南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达到此水准的出版成果。他郑重说：“《宣和四年》有诸多不足，但它是我写作生涯的新起点，让我坚定沿着历史非虚构的方向探索的信心。”

此后，他的创作进入“井喷期”，先后出版《建隆元年》《开宝九年》《天下一人：宋徽宗传》等书籍。其中，《开宝九年》多次入选人文社科原创好书，《元祐大时代》成为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成果，《大宋名相》被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，他也因此入选“2024年度世界影响力作者”。

当历史写作的“树木”逐渐繁茂，他把目光投向故乡陇南，相继出版《北关记事》《我的故乡在湫山》等与故土记忆有关的书籍。而礼县秦文化传播的“缺环”，更是让他生出沉甸甸的责任：“我出生在这里，滔滔西汉水养育了我，也养育了数千年前的秦人，我想让秦文化这颗种子，在全国读者心中生根发芽。”

为创作《大秦长歌》，祁新龙开启了“追秦之旅”。他系统阅读典籍文献、考古报告，钻研地理、天文等跨学科知识，沿着秦人“九都八迁”的路线实地走访，还无数次去礼县境内的甘肃

秦文化博物馆、秦文化遗址。他说，“脚踩在秦人走过的土地上，才能让文献里的文字‘入心’，进而使笔下的历史有温度。”

因非职业作家出身，时间是他创作中最大的难题。准备《大秦长歌》的几年里，他在家床上、餐桌上甚至厕所里放的都是书，以便能顺手翻到各种史料；白天专心工作，晚上孩子入睡后，开始阅读和写作。他想方设法在工作和生活的缝隙里“挤”出能利用的每一分钟。

祁新龙形容自己像榨取时间的“土财主”：“我总觉得生命无常，要趁年轻把想做的事做完。我不喜社交，只爱阅读和写作，创作时更觉生命可贵。”家人的支持，则是最温暖的“养分”。妻子早已习惯了祁新龙的随时阅读与自律写作，每次回乡上班前，她都会包好饺子放在冰箱里。“他忙起来忘了吃饭，热一下就能吃。”妻子略带心疼地说，“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与支持他，能给他腾出一点时间算一点。”

每本书都要比上一本好，这是祁新龙给自己的目标。2025年7月，百万余字的《大秦长歌》出版，他实现了“要在四十岁之前，写一部百万字的书”的愿望。书中不仅还原了秦人从西陲小国到一统天下的历程，更融入了他对秦文化的强烈共鸣与故土深情。

在《大秦长歌》后记里，他写道：“我感觉我就是秦人，数千年来，我们血脉相连，生死相依。”于他而言，秦人在贫瘠里坚守、于困顿中奋进的精神，早已化作前行的力量。那绵延千年的秦人历史长歌，亦是他自己一路笃行的人生长歌。

“要将2000年秦文明史，尤其早期秦文明史写得通俗好看，没有人比祁新龙老师更适合。”《大秦长歌》的责任编辑王贻评价道：“它的出版将为探寻中华民族文明溯源，实现中华文明史中秦文明的普及作出贡献。”

“这个伟大的时代，让普通人的‘精神拓荒’有了收获的可能。”祁新龙感慨：“现在获取信息方便，出版渠道畅通，如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，我可能写一辈子也出不了一本书。”

他始终保持着对批判的敬畏。豆瓣上的差评、陌生网友指出的史实错误，他都认真记录，甚至主动联系提建议的读者。他翻着书评，笑着说，“曾经有位读者给我提出元祐世系的修改意见，还附了资料，这些建议都是让我书写得更好的‘肥料’。”

矢志文史，笃攀高峰。今年底，祁新龙关于南宋的新书即将出版，书中收录了大量与陇南相关的故事。未来，他将继续深耕、传播秦文化，让陇南的历史故事被更多人知晓，带动出一片文化“花海”。

祁新龙坚定地说：“这里的土壤里，藏着秦人最坚韧的基因，而秦文化的传播推广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与努力，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。”

站在燕子河边，风里带着新书的墨香。当年那个连课外书都没有的少年，如今精神世界已繁花满枝。而那些开在书页里的花，正顺着湫山的风、燕子河的水，把秦人的故事、把他的坚持，带向更远的地方。



— 第 47 期 —

